

民國人物軼聞

駱志伊

譚延闓讚譽白崇禧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北伐軍克復上海南京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白崇禧又受任為北伐軍第二路代總指揮，統率陳調元等軍，沿運河兩岸北進。陳調元早年畢業於陸軍大學，原係白崇禧就讀保定軍校的地理老師，且曾領軍獨當一面有年，此次屈居白崇禧之下，頗感不服。因親往見蔣總司令，頗有抱怨之詞。蔣總司令說：「白崇禧行！你應該接受他的指揮。以後你就知道了！」陳調元始無詞以答而退。

以後津浦線上之戰，白崇禧用兵神速，每每出奇制勝，陳調元不禁為學生足智多謀而整節嘆賞。在北伐軍自徐州南撤時，敵軍乘虛反攻，如狂風暴雨，陳調元位居第二路前敵總指揮，張皇不知所措。白崇禧命陳部先退，自率總指揮部特務團殿後，掩護本路軍，緩緩南撤。雖屢經敵軍猛撲，白崇禧指揮從容，三軍穩重如山，不驚不亂，陳調元尤為之咋舌稱奇。

當時陳部餉糈不繼，白崇禧乃將總指揮部和特務團的給養撥交陳部濟急，總指揮部及特務團却等待後到接濟，再行補充；充分顯出主帥捨己為人的風度，更使老師心折。因此，白崇禧在東南、蘇北、魯南，數度作戰之後，終敵敵人聞風喪膽，「小諸葛」美譽遂傳聞大江南北了。

北伐時期，在蔣總司令直接指揮下的各將官

，論功論才，白崇禧均屬第一。難怪黨國元老、書法大家譚延闓題贈白崇禧的聯語：「指揮能事迴天地，學乳小兒識姓名」讚譽備至。傳誦一時，令人羨慕！

白崇禧補給陳明仁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下旬徐蚌會戰結束，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曾有密電給蔣總統介石先生希望能與中共恢復談判，這便是外界所傳的「亥敬電」。其實白的電報只是向蔣先生作溫和的建議。當時京、滬、港有政治背景的新聞界不明底蘊，故意以猜測之詞，寫出許多聳人聽聞的報導，而白崇禧尤為謠言挑撥的重心。因為徐蚌會戰後，國軍在東南地區的精銳喪失殆盡，而白崇禧坐鎮武漢，還掌握了三十、四十萬能戰之兵，為華中擎天一柱。

白崇禧竟因為所謂「扣留軍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對他的懷疑。這故事的實在情形，其實遠不如外間所傳之甚。先是，三十七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備陳明仁的第一兵團。陳明仁湖南人，畢業黃埔軍校一期，原為蔣介石先生信任的部將之一。勝利後東北剿共四平街一役，打了一個空前的大勝仗。後來奉命在兩湖成立新編部隊，頗為白崇禧所倚重。無奈陳明仁所部都是雜湊而來的，武器奇缺，屢請中央撥給，均無下文。

是時重慶兵工廠適有一批械彈東下，停泊漢口江岸碼頭。白崇禧據報，乃掛一長途電話給參謀總長顧祝同，希望能以這批軍火補給陳明仁，在電話裏，顧祝同已經同意了，不過顧氏還有相當保留的地方，說等到向總統蔣公報告之後，才正式撥付。白崇禧便打電話請示蔣先生，蔣先生說可向顧總長商酌辦理。白崇禧因急於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逕自將這批軍火分給陳明仁，自然就風風雨雨了。

陳炯明愛斜眼看人

陳炯明身材魁梧，儀表非凡，但是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便是他總不正眼看人。與人談話時，他遠遠地目光斜視，殊欠正派。

陳炯明當時在西南是煊赫一時的風雲人物，位居粵桂聯軍總司令，連戰皆捷，所向披靡，再加革命號召，敢作敢為，作風新穎，為人廉潔，頗為物望所歸。可惜他究係秀才出身，將兵非其所長，更兼性多猜忌，氣量褊狹，除親友故舊以及潮、梅同鄉之外，對一般袍澤以及赴義來歸的官兵都視為外人，難於兼容並包。此實係陳炯明不治之疾，非因此喪志辱身不可。

陳炯明後來背叛中山先生終致身敗名裂，墊居香江有年，住於羅便臣道九十二號。李宗仁在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失敗後赴港，也曾住於該宅。同年，李濟琛（任潮）被禁閉於湯山，民國二

十年獲釋來港，他賃居於是屋。上舉三人都是在大陸政爭失敗後來港，才居住其中的，實是一樁趣事。此屋後來為李濟探所購得，濟琛附共後，為響應中共抗美援朝捐款，聞已將該屋出售了。

馮玉祥未曾偷東西

北伐成功，在北平開編遣會議。一次，馮玉祥作東，在故宮宴請中央要人和四個集團軍的高級袍澤，與宴的凡百餘人。酒酣耳熱時，忽有百餘位大小職員和工友排隊走進餐廳前的天井裏，與宴者均不知這羣人究為何事而來，不免相顧愕然。

他們站定後，做主人的馮玉祥乃起立發言說：「我馮玉祥在民國十三年將清廢帝溥儀趕出故宮時，外界謠傳都說我馮某會乘機偷竊故宮財寶。剛才進來的這一批人，都是在故宮內做事的人，知道溥儀出宮的情形最為詳細。」馮玉祥越說聲音越洪亮，大聲問道：「你們都是在故宮做事很久的人。你們直說，宣統出宮時，我馮玉祥偷過東西沒有？」

馮氏問畢，站在天井中的百餘人都大聲回答說：「我們都知道馮總司令沒有偷東西！」

馮又大聲問：「你們說話誠實不誠實？」

眾人又大聲回答說：「我們說話是誠實的！」馮氏乃轉身向眾賓客行一鞠躬禮，然後說：

「諸位現在已知道我馮玉祥並未偷故宮寶物了！」

馮氏的話，引起哄堂大笑。那一大羣「證人」遂又整隊退出，一幕喜劇終於收場。

孫岳胡景翼馮玉祥

馮玉祥做人也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民國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和張作霖勾結，趕走直系首腦曹錕和吳佩孚後，奉張應馮玉祥約請，隻身入北京相晤，磋商善後問題。不意直系倒臺後，張作霖、馮玉祥二人的政治利害又直接衝突；無法協調，善後商談，自然沒有結果。因而在歡宴張作霖之夜，馮玉祥曾邀約他的大將胡景翼（國民軍第二軍軍長）和孫岳（國民軍第三軍軍長）密議，終無善策可循。胡景翼、孫岳二人一致認為張作霖將為西北軍的大患，不及早除去，將後悔莫及，力主將張作霖即刻逮捕作人質，然後出師驅逐奉軍出關。馮玉祥以合作未滿一月便下此毒手，將遭物議。無奈胡景翼、孫岳堅持，以為時機稍縱即逝，不可畏首畏尾。辯論到最後，胡景翼竟代書手令，逼馮玉祥簽字，馮玉祥拒不握筆。

胡、孫二人，一執手令，一執毛筆，和馮玉祥在中南海居仁堂中往返追逐，作團團轉，直如演戲一般。三人爭持到最後，馮玉祥終未簽下手令，張作霖才能於翌日平安離開北京。孫連仲時任馮玉祥的衛隊旅旅長，是晚因身負拱衛居仁堂之責，故能目擊這一戲劇性的會議。以後孫連仲閑談往事，繪影繪聲，聽了令人為之捧腹不已。

褚民誼獻寶圖贖罪

抗戰勝利後，大奸褚民誼忽從蘇州監獄上書蔣先生，說他願意獻出他珍藏多年的寶物，要

求贖罪。蔣先生為慎重起見，特把這件事交與軍統局辦理，經毛人鳳指派人員到蘇州找褚民誼，由他寫了一封親筆信交軍統人員到南京他一個親戚家中去取寶物。軍統人員迫不及待，問他究竟是什麼？他極端神秘地不肯先說，只再三叮囑請軍統人員務必認真妥慎辦理，因不僅關係他的生命與前途，而且認為這是國家不可缺的寶物。軍統人員也帶著萬分好奇心急忙趕回，下車後什麼也不幹，便先去取這件寶物。結果軍統人員到他親戚家中取出一看，原來是孫中山先生的一副肝臟。因孫先生患肝癌逝世後，醫生把他的肝臟切開後用玻璃瓶密封起來，這件東西不知如何落在褚民誼手中。國民黨許多元老們對褚竊盜孫先生肝臟擅為己有，還想以此贖身，極為憤慨，最後仍舊決定將褚槍斃。

蔣公引退同志痛哭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許，蔣先生為弭戰銷兵，召集黨政軍高級人員百餘人，在南京黃埔路官邸舉行緊急會議。與會人員雖然無聲，空氣極為沉重。

蔣先生首先發言，將當前的局勢作詳細的分析。最後結論說，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皆瀕於絕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達頂點。我有意思兵言和，無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況下，我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兄依法代行總統職權，與中共進行和談。……希望各同志以後同心合力支持德鄰兄，挽救黨國危機。

蔣先生聲音低沉，似有無限感慨，與他平日

訓話時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他說話時，座中已有人黯然流淚；等他說畢，谷正綱、陳慶雲、何浩若、洪蘭友、張道藩等高級幹部同志竟失聲痛哭，全場空氣萬分哀痛。少壯分子，社會部長谷正綱忽起立大聲疾呼說：「總裁不應引退，應繼續領導，和共產黨作戰到底！」

蔣先生以低沉的語調說，事實已不可能，我已作此決定了；隨即自衣袋裏掏出一紙擬好的文告，指着李宗仁說，你就來簽個字吧！在那樣哀傷的氣氛之中，四周一片嗚咽之聲，不容任何人來研究，甚或細讀這一擬好的文稿。最後大家又商討一些今後和談的原則問題，蔣先生便起立宣布散會了。

李宗仁問：「總統今天什麼時候動身，我們到機場送行。」

蔣先生說：「我下午還有事要處理，起飛時間未定，你們不必送行！」

說着，蔣先生就走向門外。這時于右任忽然老態龍鍾地追上去，口裏喊着：「總統！總統！」蔣先生稍停回顧問何事？于右任說：「爲和談方便起見，可否請總統在離京之前，下個手令把張學良、楊虎城放出來？」蔣先生只把手向後一指說：「你找德鄰辦去！」說畢，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鬍鬚的老人于右任，在衆人注視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這才黯然地離開會場。

大家都知道蔣先生下午要在明故宮機場起飛離京，午餐之後，便陸續地趕到機場。誰知蔣先生離開會場後，便逕赴機場，乘美齡號專機飛到杭州去了。

神戶華僑歡迎孫文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一月，孫中山先生應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的邀請，由廣州北上共商國是，道經日本神戶。

中山先生抵神戶後，下榻「東方飯店」。翌

日，神戶各界日本人士在當地商業學校大禮堂舉行「歡迎孫中山先生大會」，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凡未能進入會場之人，皆蹲伏窗外，且有攀登屋簷間，屏息以觀聽孫先生之手采言論。

孫先生登臺講演「大亞洲主義」，暢論中日兩大民族合作之必要，由戴季陶翻譯日語，戴氏日語流暢，發音亦準確，聽衆神情很興奮。

當夜，神戶文教工商界公宴孫先生於「東方飯店」大廳中，中山先生即席致詞，仍由戴氏任翻譯。孫先生談到中日原爲兄弟之邦，目前老兄家道中落，屢遭外人欺侮輕視，淪爲奴役生活，出門常須替若千豪富主人效提傘之勞；老弟已興家立業，奄有豪富地位，眼見老兄於廣衆之前，爲人司提傘賤役，內心諒有慚疚，即應設法援助，以敦友愛之誼。全場聞之歡笑不停，亦有揚聲以日語答：「當然」——阿他里馬愛——一句者。

孫先生於啓節北行之前夕，在行館——「東方飯店」——餐廳招待由日本各地區來到神戶之國民黨黨員近百人，對黨務與時局問題，剴切訓示。其開頭致詞云：「本總理此次應邀北上之目的，不在獲取政權，是要以和平方法解決國是。」意態莊重而慈祥，允符領袖風度。時末慶齡著

鐵青色綢質旗袍，四邊鑲紅色小條，髮結圓髻，配以皙白之肌膚，穆然靜坐於燈光之下，顯示她格外娟秀的姿容。散會後，有人趨前叩問：「夫人對國是意見如何？」她謂：「我不懂政治，你去問總理好了。」

總理接見理髮同志

十二月一日，孫先生與隨員李烈鈞、戴季陶、黃昌毅、馬湘暨夫人宋慶齡一行，乘「北嶺丸」直航天津，中日一大羣人士趨赴碼頭恭送，鵲立於朔風凜冽之海邊約半小時，船上鳴鑼數聲，表示啓碇在即，登立頭等艙甲板上之送行人士相率魚貫下船，水手正擬撤除跳板之際，忽聞遠處有一着短裝之華人，揮手大呼「總理，總理」小停，急馳而來。孫先生立命水手暫停撤除跳板，且待該華人到來一晤。比接談，據謂係在大坂作理髮師之國民黨員，閱報欣悉總理駕臨神戶，特地告假馳來叩見，別無他事云。中山先生以親切態度，溫語慰勉有加。當時在旁之人士無不深受感動。

中山先生在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之演說後，日本各報社爭先評論，歷十數日而不息。尤以東京「朝日」、「日日」兩大報發表評述文字最多，最引人注意。

中山先生以革命領袖與國家元首之尊，晤見後輩留學青年學生，和藹親切，有如家長與子弟之情形，固屬難得，而對一素不相識之理髮同志，亦無絲毫矜持之意念與詞色，尤令人欽佩崇敬，感德弗忘。